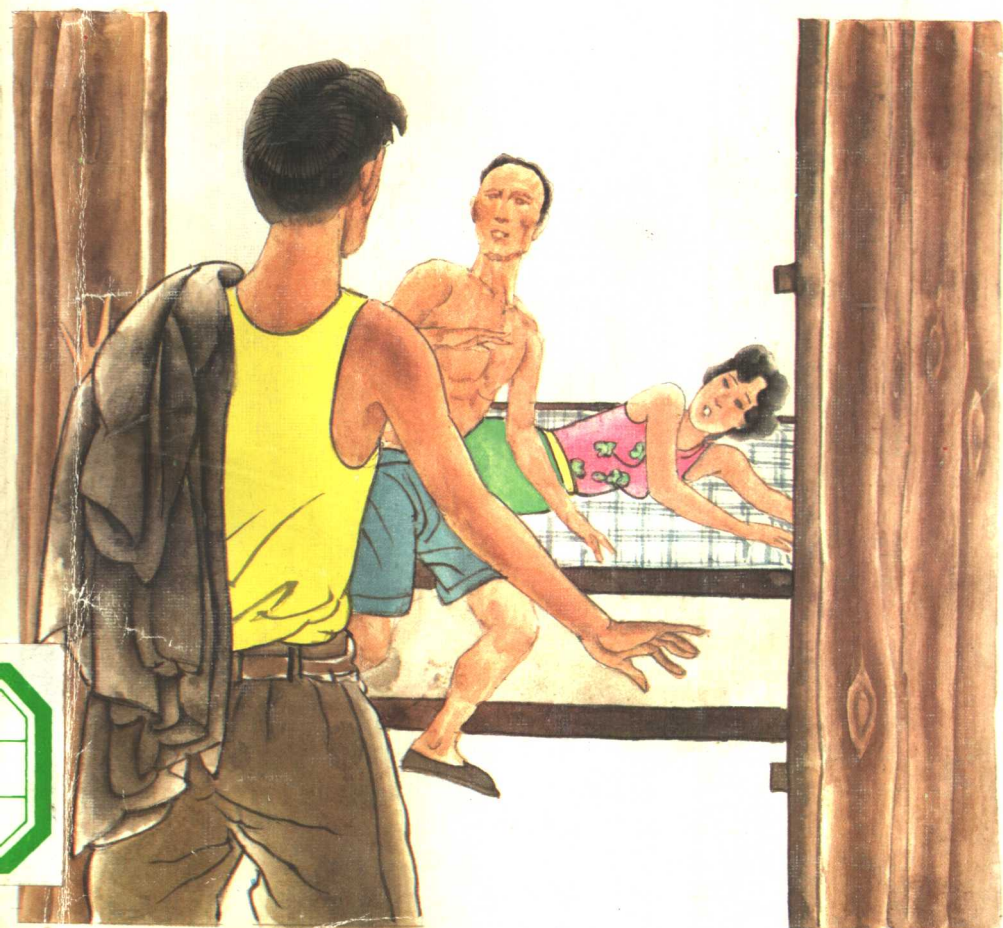


当代
小说丛书

野马野人野狼

● YE MA YE REN YE LANG ● 主编 贲 舍 ●

● 青岛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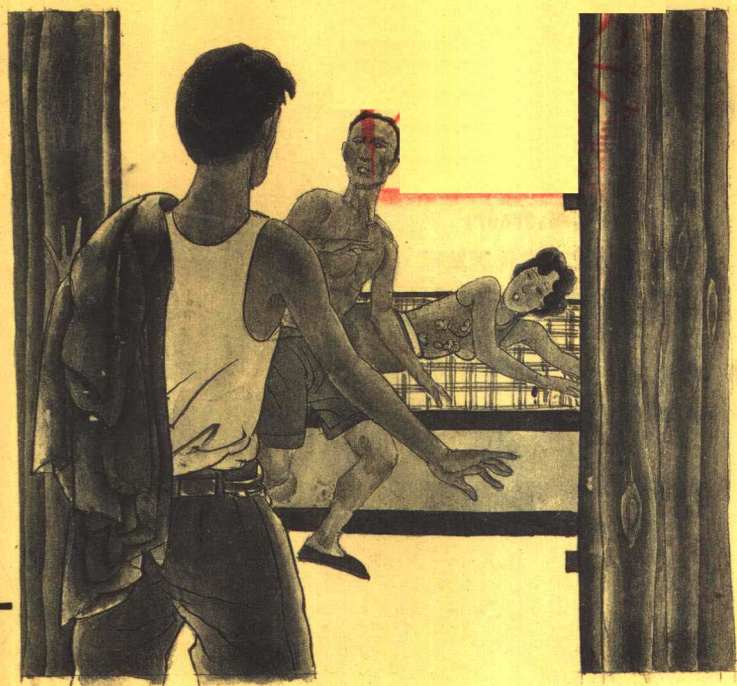


●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

主编 贲 舍

野马野人野狼

● 青岛出版社



鲁新登字08号

责任编辑 王永乐
封面画 陈全胜
封面设计 向奇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

野马野人野狼

黄 舍 主编

*

青岛出版社出版
(青岛市徐州路77号)

邮政编码:26607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胶州市装潢印刷厂印刷

*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32开(850×1168毫米) 17.375印张 2插页 430千字

印数 1—10110

ISBN 7-5436-1228-3/I·153

定价:14.20元

158

7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总序

賁 舍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正确方针。文艺作品一旦发表，就成为一种社会财富，对它的成败得失，应该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衡量评价。文艺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渗透着作者对社会理想、情态、变异的独特理解与体验，张扬着作者的特有个性、爱好与趣味，因此，不同读者对它的认识与评价，往往会产生许多差别，这是人们在阅读欣赏文艺作品时经常发生的现象，是一种正常的审美结果。开展经常性的文艺评论，让大家把自己对所读作品的看法充分发表出来，进行平等的说理的讨论与争鸣，互相启发与探讨，将有助于矫正每个人认识上的偏颇，更加客观公允地对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的价值水平，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做，也可以帮助作者正确认识自己作品的高低优劣，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不断探索创新，以便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新作。显然，在文艺界创造一种平等友善、充分说理、如切如磋的良好讨论争鸣空气，是非常有利于提高文艺创作的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文艺更大繁荣发展的。

6.6.19

为了支持鼓励文艺争鸣的发展与提高,并通过文艺争鸣的方式,引导广大文学爱好者科学地分析鉴赏文艺作品,提高自己的认识与审美能力,我们编选了这套《当代争鸣小说丛书》,将有争议的小说原作,与不同观点的争鸣文章一并选录进来,使读者们同时读到小说及其争论文章,便于互相比照,触发思考,对小说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样来阅读理解小说作品,比之于只阅读小说本身,更有兴味,更有情趣,更有益处。

文艺创作与评论要得到健康的发展,要旨在于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认识社会生活与分析文艺作品。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吸收古今中外人民群众与艺术家们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艺术成果,弘扬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树立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为创造最新最美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艺,为促进世界进步新文艺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992年6月于青岛

目 录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总序	贲 舍
虬龙爪	冯苓植(1)
“鸟如其主”的审美投影	程德培(56)
攀高枝的世俗相	向 椿(60)
尚缺打动人心的力量	钱谷融(63)
让人过瘾的怪味儿	闻居延(65)
河的眼睛	李旭东(67)
迷惘的灵魂	刁其俭(81)
对文明的深情呼唤	张建新(83)
善乎,恶乎?	章邦鼎(86)
谈刘广林性格的变化	黎 明(88)
本系无牢骚	汤吉夫(90)
可悲的“无牢骚”	西 龙(139)
说“牢骚”	智 杰(145)

野马野人野狼·····	景俊(151)
西部文学的新开拓·····	上官玉(167)
不能再这么“野”下去了·····	欧亚(171)
灵旗 ·····	乔良 (177)
文学,走向历史深处·····	王愿坚(220)
评乔良新作《灵旗》·····	王力平 范国华(225)
沉思·····	乔良(232)
大屋的丫环们 ·····	朱月瑜 (236)
满纸荒唐言 一把糊涂泪·····	艾礼(273)
下下人有上上志·····	辛仁(276)
黑棋镇 ·····	王松 (280)
黑棋镇奇观·····	李晶(335)
象征与思想导向·····	东晓(338)
船儿也曾有过舵 ·····	哲夫 (341)
而今船儿才有了舵·····	杨士忠(399)
要珍惜选择生活的权利·····	崔莹玺(404)
第七十三行 ·····	常征 (408)
必须扼止这类行当·····	天山雪(472)
一个性格复杂的“捉刀”·····	吕艺(478)
从三个角度看《第七十三行》·····	力文(486)
评常征的小说《第七十三行》·····	雨之(490)
一地鸡毛 ·····	刘震云 (495)

把生活的原生态还给艺术·····	雷 达(542)
叙述的魅力·····	何镇邦(544)
发人深思 催人反省·····	潘凯雄(546)
阅读感受·····	蒋原伦(548)

虬龙爪

——鸟如其主

冯苓植

早上，座钟刚打过六点，宗二爷已经轻挑门帘儿，托着鸟笼子，潇洒地跨出屋门口了。五十多岁了，瞧那身板儿，哪像个大难不死的人儿。

街坊邻居都对宗二爷的鸟儿，抱着一种特殊尊敬的感情。

可不是嘛！要不是儿子孝敬，给他搞回这只鸟儿，宗二爷能从医院归来心不浮、气不躁，平平安安地活到今天吗？

既然鸟儿有这么大的能耐，这里就先得讲讲鸟儿。

爱鸟者养的鸟儿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看的——观赏鸟，偏重在欣赏鸟的毛色、身架、姿态。一类是听的——听口鸟，偏重于欣赏鸟的声音，象画眉、百灵就属这一类。至于尚不入流的第三类，后头还会稍带着讲到。

宗二爷这只鸟儿属于后一类，是一只活蹦乱跳、多嘴溜舌的百

灵子。

鸟的价值不等。便宜的三、五块钱一对儿，贵的三、五十以至二、三百的也有。这首先得看产地。比如鸚鵡，讲究山东青岛产的，画眉讲究四川产的，百灵讲究张家口产的。不是正宗产地，价格略低几筹。其次再看毛色、神态、长相、欢蹦劲儿。

宗二爷这只百灵子，是货真价实、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张家口货。

街坊们不懂这里头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就以为这只百灵子是件稀罕物儿。其实，养鸟在这儿早有悠久历史。遥想当年，乾隆爷为戍边的在旗子弟修筑这座城，就是想以老北京为模子的。后辈儿孙不负浩荡皇恩，深感五坛、八庙倒可少一点儿，可那老北京的小玩艺儿：溜个马，架个鹰，斗个蝓蝓儿，玩个鸟儿的，却绝对不能少。好您哪！这家的姑奶奶常常从京城回来探亲，那家的二舅爷又往往进京去当差。这里就连说话，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京腔京味儿。只不过因为口外吃牛羊肉多，舌梗子稍稍发硬，话音儿听着已不如老北京那么俏，那么溜、那么打得弯儿多。如果再少了鹰啊、马啊、蝓蝓啊、鸟儿啊这点谱儿，那不就更透着让人笑话吗？好在国泰民安，孩子一落地就有俸禄，这几手绝活儿竟颤颤悠悠一直传了好几百年。不过到民国已渐流入民间，这方面的能人好手已多出于市井之辈。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断了好一阵子，使这几手绝活儿几乎成了千古绝唱。可这几年却随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这几手绝活儿又渐渐透出了生机，尤其是玩鸟儿，方兴未艾。

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在前三月您和宗二爷提玩鸟儿，他准能和您急了。什么和什么呀？但自从这只百灵子衔回来宗二爷的魂儿，那情景可就不同了。

是啊！在干得正欢实的节骨眼儿上，冷不丁地被拨拉下来了，给谁谁受得了啊？且甭管过去对宗二爷这个人儿传闻如何，就论那一口气儿没上来，在医院冰棍儿似的整整躺了一个多月，那也就够

让人心疼一阵子的了。哼！还说是是什么潜伏性心肌梗塞，瞧瞧如今医院这水平？

后来就是“据说”了。宗二爷好不容易活着回了家，成天躺在炕头上尽是日娘操祖宗。一提起机关的事儿就犯病，直翻白眼儿喊胸脯子堵得慌。大夫说，在家养个花儿务个草的，想法让他转移转移注意力。他那老伴儿赶紧张罗了，没想到宗二爷一见这花红柳绿，脾气变得更加怕人。还直嚷嚷这是家里存心要他好看，咒他不得好死。乒、乒！四个花盆摔成了八瓣儿。知父莫如子。儿子出面埋怨娘了，说这不是存心戳爹的心窝子吗？他瞅见红花就必定想起什么红柿子、红辣椒、红萝卜，瞅见绿叶就准想起芹菜、芫荽、羊角葱！

后面的“据说”就更神了。说的是宗二爷久积阴德，而儿子更是孝感动天，一次出差路过张家口，竟意外得着这只百灵子。宗二爷初见这鸟儿，还神神道道地直犯迷糊。可不到片刻工夫，便六神归位，显得格外清爽起来。又过了几天，宗二爷就端着鸟笼子在老城根公园出现了，病歪歪地还透出股子洒脱劲儿。

可这一洒脱两洒脱不要紧，宗二爷竟身体复原真的变洒脱了。不到三个月就变成了地道的爱鸟者、真正的鸟行家。就是有人为他打抱不平，他也总是一摆手儿，说：

“得了！还提那个干什么？梦，就像做了一场梦！您听我这小妞子叫几口不？地道的音儿，打凉败心火！嘿嘿——”

听！小妞子？宗二爷干脆把这只百灵子，当成了自己宠惯的老丫头、压窝儿的小闺女！怪不得有人说，养鸟儿有助于修身养性，乐在其中，其乐无穷！可见其言之不谬。

小妞子有功！不但家里消灾免了难，就连机关里也透着安静多了。同事们松了一口气又感到纳闷：莫非像胳肢窝儿识字、鼻子尖儿认人，百灵子也有鸟体特异功能？

嘿嘿！宗二爷笑而不答，显得更洒脱了……

二

说话间，宗二爷已经托着鸟笼子，面带微笑地走进了老城根儿旁的小公园里。

这里必须补充说明，老城的爱鸟界也分两大派。如今，老年间的房子早已扒得差不多了。剩下那点小胡同小院，也早已淹没在拔地而起的高楼群中。这老城爱鸟界的两大派，也由此应运而生。新派儿多是高楼住户，玩鸟儿带着股洋派头，新鲜玩意儿特多，集中地点是城郊的现代化大公园。而老派儿则多是些矮小四合院的老住户，什么过去掌勺的、收破烂的、动泥水活的、钉鞋补掌的、吆喝卖小吃喝的，岁数大了玩玩鸟找个乐子、求个清静，集中地点就是老城根儿的小公园。

两派尚能和平共处。新派儿称对方为“老帮子”，老派儿称对方为“匪派儿”。不过，据说市政协一位副主席，正准备出面组织统一的爱鸟者协会，以求得结束这“老帮子”和“匪派儿”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

宗二爷似乎还不了解这一切，只是一味顾自己的就近，顾自己的洒脱。老城根儿小公园从年轻时候就逛惯了，顺眼、舒坦！

一汪湖水，几株垂柳，跨过石带桥就是那隐秘的小树林。这里便是鸟的乐园、自发的鸟市、老派儿爱鸟者独有的社会。就连那些专找幽静之处打太极拳、练鹤翔功的主儿，也不敢随意来此一显身手。据说，一位自谓功力深厚者刚刚在这里运气入定，就见数十个爱鸟者一齐掀掉鸟笼套，霎那间百鸟争鸣、婉转入云，入定者一惊一乍，差点走魔入邪，从此就再没见犯境入侵者。

宗二爷托着鸟笼子，一身和气地走进了小树林。抬头一看，几株小树杈上已经挂上了几只熟悉的鸟笼子。但那株最显眼的、似专门横长出一枝虬龙爪的小树上，却没有人敢于贸然挂上鸟笼。这是

老派儿爱鸟界不成文的规矩，鸟儿也得“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主随鸟荣，谁敢呀？

宗二爷一见就摇头了：

“诸位，诸位！这算什么和什么呀？我这小姐子有个地方，就算大伙儿赏脸啦！这，这这……”

可没等宗二爷“这”完，就有人马上抢过鸟笼子挂在了虬龙爪上。

随着便是一片寒暄声传了过来：“宗二爷！您早哪！”“宗二爷！您喝了吗？”“宗二爷！您抽一根儿！”“宗二爷！您……”好像在爱鸟者的社会里，只有这样的称呼才透着亲切、近乎，才透着爱鸟者社会自己特有的风味儿。

三月前，您这样叫试试……

宗二爷现在感到的却是一种满足。微微含笑应付着，还顺手接过了鸟友递过的那根儿香烟。不抽！行吗？透着瞧不起人儿。两个烟圈儿喷过，宗二爷抬手有板有眼地退下了鸟笼套。虬龙爪不能白占着，得挑这个头儿。

宗二爷的小姐子露脸了，只见它身形俏丽，颜色灰黄，遍体油光闪亮。尖尖的嘴儿轻轻地梳理了几下羽毛，歪着头儿机灵地瞅了主人片刻，便浑身一抖，跳上鸟架，欢快地叫了起来。

几位鸟家也不敢怠慢，纷纷揭开鸟笼套，露出自己的宠物儿来。

百灵子是一种好胜心极强的鸟儿，几只鸟在一起就要开口比赛，而且绝不轻易服输。宗二爷的小姐子开口一唱，几位鸟家的百灵子也放声大叫起来。一刹那小树林里众鸟争鸣，竟比高低，啼声不断，互不相让。

宗二爷脸上透着宽容，又透着谦虚。可那小姐子却显得气盛，得理不让人，越叫越有劲儿。这家伙跳上跳下，左顾右盼，叫声宏亮悦耳，音色优美多变，时而短促，时而绵长，时而絮语，时而高亢

……渐渐地一个个百灵子败下阵来，耷拉着翅膀哑了口。

“好。”四周响起一阵阵喝彩声。

宗二爷只觉得喝了好酒一般，一股晕晕乎乎的感觉，从脚后跟直冲天灵盖儿。可他的脸上却透出歉意，透出和气，弹指一克鸟笼子，笑着说鸟儿：

“得了！显什么？”

但小妮子还在趾高气扬地叫着……

玩鸟的老少爷们谁不服啊！但宗二爷却直愣愣地盯着自己的宠物儿，神智竟有点恍惚起来。他隐隐忽忽地想起了半年前，那算什么和什么啊？各式各样的蔬菜，笼子一样的办公室，自己比这只鸟儿还跳得欢，嗓门还叫得亮，可……真有一种宛如隔世之感。

“二哥，您真能呀！”是哪儿飘来一股尖酸刻薄的声音？

宗二爷一定神儿，只见瘦里巴肌的侯七，皮笑肉不笑地站在自己的眼前，背后脖梗子上斜插着一根横木棍儿，上头落着一只极不安分守己的“老西子”。

这里还得插上一笔。玩鸟者除了“观赏”和“听口”两类鸟之外，还有一种不太被爱鸟界高雅人士所看重的小玩闹——姑且称着杂耍鸟。如“鸟头”、“交嘴”、“老西子”之类。这种鸟虽大都不很值钱，但却能来些杂耍特技表演。有的能从观众手中叼走小硬币，有的能把小纸旗送到旗座上，有的能把抛向高处的弹丸凌空接住，常常引得外行们喝彩叫好。杂耍鸟不入流，自然就难入笼子，只配在紫木棍儿上站着。

侯七这只“老西子”即使在杂耍鸟里也是末流货，什么本事也没有，只会喳喳着乱叫。

但宗二爷一见侯七，还是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儿。这小子两个多月前，就让自己羞得钻了耗子洞，今儿个怎么又从哪个窟窿里钻出来了？

众鸟家也都感到纳闷儿……

侯七从小和宗二爷在一起站柜台，在“香必居”酱园里当小伙计。临到解放时的“香必居”，已是这老城里数一数二的老字号了，专门经营油盐酱醋，各类酱菜，干鲜果品，时令蔬菜。当时侯七和宗二爷都是十六七岁，被掌柜子分配到柜台外专卖时令鲜菜，比谁吆喝的声音高，比谁作成的买卖多。那时候，侯七就显然不是宗二爷的对手。尽管他把嗓子都喊哑了，可无论从声儿啊，调儿啊，糊弄出去的菜儿啊，都比宗二爷差远了。为此，常挨掌柜子的大嘴巴子。解放后，侯七就更是步步跟不上趟儿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宗二爷由营业员、小组长，当了门市部主任。随之，又由职工转成了干部，进了市蔬菜公司，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没几年便由干事、科员，升任为公司业务办公室临时负责人。虽然还没正式任命，但已被蔬菜界恭恭敬敬称为“宗头儿”。可侯七呢？嘿！三十多年了，私——公私合营——公，猴头巴脑儿的，还是个门市部卖菜的。无论大人小孩，大伙儿都托着长长的儿腔，没大没小地喊他“侯儿——七！”尽管他鼻尖毛长，争五比六，一点用也没有，眼巴巴地瞅着宗二爷的老伴儿进被服厂当了工人、儿子进机关开了车。而他自己的老伴儿，却直到如今还是个骂骂咧咧的家庭妇女。女儿初中毕业了业，愣在家里哭哭啼啼呆了四五年。直逼得前两年他一咬牙，两筐西红柿子搞了个假证明，提前病退，让闺女顶了班。姥姥！侯七说什么也不服这个气儿！

“二哥！赏根儿烟抽抽！”侯七的声音。

“哦！哦……”宗二爷猛醒过神儿一看，侯七正涎着脸儿，嬉皮笑脸地伸过一只手。

“你呀！”宗二爷啪一下扔过烟盒，行动透着宽宏大量，可眼神儿却透着警惕。

“二哥！我算服了您，在哪个行当上您都站高枝儿啊！”侯七猛吸了一口烟说。

“老七！你小子嘴上就是缺把把门的锁儿啊！”宗二爷温和地嗔

怪着。

玩鸟的老少爷们似乎也放心了……

大伙儿都唯恐侯七破坏了爱鸟者社会特有的和睦气氛。这小子玩鸟儿舍不得下本钱，让老婆骂得在屋里呆不住，就脖子里插着根棍儿，玩起那不起眼儿的“老西子”。鸟儿没一手绝活儿，可就他，成天在小树林里叽叽喳喳挑事儿发牢骚。不但为鸟讨食儿，自己还赖着脸儿四处讨不完的伸手牌香烟。尤其是以前——关老爷子的鸟儿占据虬龙爪的那些日子，这小子瞅准了老头子爱戴高帽子的脾性，可干了不少惹人嫌的事儿。关老爷子嫌鸟友们不争气，端着鸟笼子进京住姑娘家去了，这家伙就更猴头巴脑地想以接班人自居。

嘿嘿！多亏了三月前宗二爷出现了……

鸟友们至今还记得，那一天宗二爷是在儿子搀扶下，病病歪歪地来到小公园的。脸色苍白，满是悲愤忧戚之色，托着鸟笼子的手还直打颤儿。爱鸟者社会里讲究的就是个和睦相处、以诚相待，何况“匪派儿”正在招兵买马、扩大实力呢！为此，虽然宗二爷的鸟笼子还罩着笼罩儿，谁也搞不清里头养着什么鸟儿，可大伙早已笑脸相迎而上，刹那间便是一片热语寒暄。就在这节骨眼儿上，侯七这小子也不知从谁的胳膊弯儿下钻了出来，一露头儿就酸里巴几地嚷嚷上了：

“喝！我当是谁呀？原来是二哥您哪！”

宗二爷有点眼神儿发直，手里的鸟笼子抖得更厉害了。

“二哥！眼瞧到手的烧鸡也会飞了？嘿嘿！放着公司的主任不当，也玩上这没出息的鸟儿啦？得！咱哥儿俩不是到死才平等——一人六尺土，现在就都成了秋后的蚂蚱了，一个草坑里瞎蹦达吧！”

宗二爷气喘得怕人，鸟笼子差点失手掉在地上。多亏了儿子一手接住，狠狠瞥了侯七一眼，颇有信心地“嗖”一下揭开了鸟笼套。小妞子刚一露脸儿就博得个满堂彩。喝！瞧瞧那毛色，瞧瞧那身架，

瞧瞧那机灵劲儿！小家伙浑身一抖，毫不怯场，亮亮的眼睛一瞅左右的同族，便马上扯开嗓子唱了起来。鸟家们也不敢怠慢，按爱鸟界的老规矩，立即举起笼子前来“以叫会友”。这一下不要紧，小树林里刹那间出现了少有的热闹场面。比着比着，众鸟家一个个傻了眼，随着自己鸟儿的甘拜下风，人人都把尊敬的目光投向了宗二爷。全场的鸟儿都哑了口，只有小妞子还在好胜地唱着。鸟家们的目光更加透出惊讶、透出敬佩、透出心服口服。谁也不说话儿，都在战战兢兢，只是愣怔怔地眼瞅着一颗鸟坛新星的升起。

宗二爷却似乎没有觉察，也只顾直愣愣地站着，眼珠子都好像不会转了。恍惚间，他只觉得手中的鸟笼子已经化成了那间办公室，自己就变成了其中的那只鸟，叫着、叫着，可着命地扯开嗓子叫着……

“好！”林子里的宁静让喝彩声炸裂了。

宗二爷还没转过神儿来，只是脸上渐渐布满了血色，气儿也越出越匀，手里托着的鸟笼子越来越稳了。

又是一阵盖头好儿，鸟友们一个个围了过来，众星捧月似的把宗二爷围在了当中。鸟类社会不像人世间，没有成文的法律，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位鸟家赶紧自动把自己的鸟笼子从虬龙爪上摘了下来，大伙儿又簇拥着忙把宗二爷的鸟笼子挂了上去。这得心服口服，鸟类王国新的“盟主”诞生了，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您，贵姓？”

“免费，姓宗……”

“宗二哥！不、不不，宗二爷！您给咱这儿争脸了！”

“别！别别……”

“可不是嘛！关老头子不是因为咱们这儿没对手，愣跑到北京城住闺女家了吗！”

“关、关老头子……”

“嘿嘿！这回也让他瞧瞧，除了北京城、天津卫，咱们这儿也有